

第六回 活花報活人變畜 現因果現世償妻

莫好淫，好淫喪卻人倫，喪卻人倫成獸形。靈山活世尊，笑殺貪人麵喫，誰知換去餛飩，弄人不道弄其身，還債有夫人。

昔有人到陰司裏去，見森羅殿上，柱上帖著詩聯一對。左邊的道：萬惡淫為首；右邊的道：百行孝居先。因此還魂轉來，專勸世人，切莫要不孝，孝乃德行中第一件事。在父則有教誨撫育，提攜顧戀之恩；在母則有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之苦。所以，不論貧富貴賤，孝順的，則神人欽敬。不孝的，則雷霆共擊。

然孝順的道理，人還易曉，獨有淫之一字，人則不知不覺，犯之最易。隨你讀書君子、貞良婦女，一有所觸，即有一點貪邪好色之心，從無明中，熾然難遏，將平日一段光明正大的念頭，拋向東洋大海裏去了。正是：

祇因世上美人面，改盡人間君子心。

雖然好淫之性，男女難免。然男子之淫，本於好色者多。若無美色在前，淫性也就減了一半。惟婦人之性，一淫則不論好歹，不顧人倫，其淫最為陰毒。智最巧，計最狠，心最險，手最辣，口最硬。內不管喪心，外不管悖理，逆倫犯法之事，公然為之，直同兒戲。

所以呂太后以戚夫人為人彘。繡榻野史上的麻、金二氏，直至身為母驢。此二事，一是因淫生妒，將人做畜的；一是因淫至死，死去變畜的。這猶不足為奇，在下今述一個，因淫上犯了忤逆大罪，現身活活變畜的，為世人警戒一警戒。

話說鎮江府丹陽縣落鄉地方，村名曰‘仁善村’。那村去城二三十里，村中有一人，姓魏名化，號奉溪。原是鄉間小戶，種田為業。妻陶氏，做人極其善淑。養了兩個兒子，長名魏大，次名魏二，兩個種租田。魏大娶了個同夥做工的女兒為妻，甚是孝順；偏是魏二，從小陶氏愛他，百依百順。那魏二就放刁起來，父母說的話，他便要相拘。

一日，魏奉溪、陶氏道：「二郎年紀長大了，前村施家有一女兒，我看他甚勤儉，插秧、踏車、積麻、紡紗，件件多會，年紀又相仿。我央顧拐子去作媒，持用五六兩茶禮，討與二郎，完了我兩人一件事」。

那魏二聽得，便接口亂嚷道：「不要爵蛆，施家的大女，我也常常看見，又麻、又黑、又蠢，一世沒老婆，也不要這個歪貨。」陶氏道：「這兒，這樣你知我見的，到不要，你心上要怎麼樣的？」魏二道：「娘，我前日去還租米那家，有一個通房阿姐，叫做桃花，又白又標緻，腳又不大不小，我心上甚愛他。不道昨日進城，去還他家的債米。祇見那家主婆，打了他一頓，他帶哭走出來要尋死。我對他說：‘你有喫有著，家主婆打也是常事，調甚就想尋死覓活起來。’他帶了哭說：‘你那裏曉得我的苦？上管頭，下管腳，不是打，便是罵。前日家主公，偶然對我笑了一笑，不道家主婆看見，直打罵到如今。你道苦也不苦！那如得你鄉下人，自由自在過日子。’我問他道：‘你有對頭麼？’他口裏嚷道：‘甚麼對頭，對頭！我要出去的。要鄉下一夫一婦，去之做自由自在人兒，強如在此，伴好人過世。’我見他說得有些入耳，就被我嘻著臉道：‘我正要尋個城裏人做老婆，你肯隨我麼？’那桃花兩邊一看，見沒人來，就低聲道：‘你果有心，我就嫁了你。家主婆妒忌家主公，巴不得即時賣我出去哩。我身價原祇十兩銀子，你若出不起，我有些私房貼你。’於是即跑到裏邊去，將五六兩一包碎銀，暗暗遞與我。我說：‘我回去湊足了銀子來。’他說：‘千萬就來，央宅裏王阿叔進去，一說就是的，不要忘了。’臨出門，又叮囑了幾次。我如今一定要討他的了。」魏奉溪聽了這句話，對陶氏道：「好便好，也要去卜卜，又恐怕他城裏人，鄉間住不慣。」魏二道：「你不要管。」竟替父親要了七八兩銀子，到城裏一跑，先買酒請了王阿叔，央他進去說。

誰知那家主婆，正為家主公要去偷他淘氣，見說了，欣然道：「既是我家的戶，魏二郎，就讓他些。祇要六兩茶禮，備盛些的擔盤進來，即討了去就是。」

那王管家回復了。魏二便封了銀兩，買了桃、棗、鵝肉、茶葉送進去。隨撐隻鄉間小船，幾個親戚來接親，那桃花也欣然剃了面，穿了兩件新衣服，拜別了家主下船。

到了仁善村魏家，原叫了一乘小轎，三四個吹手，高燈籠來船邊娶親。娶上岸了，在草屋裏邊拜了堂，拜了公婆。一時鄉鄰親敘，共請來喫杯喜酒。那魏奉溪，因兩日陪客，勞碌了，又多喫了幾杯酒醉了，先睡了。眾人酒散，陶氏自己收拾完了，對魏二道：「你收拾新人睡罷。」魏二關了房門，笑嘻嘻對新人道：「夜深了，我們去睡。」

那桃花當時喫打了，道嫁到鄉下，自由自在的好。誰知一到他家，見了鑽頭不進的草屋，不是牛屎臭，定是豬糞香，房裏又氣悶，出門又濠野，心上甚是不像意。但取魏二雖是鄉下人，又精壯，又是童身，自己已與家主公破體過。見魏二脫衣解帶，隨手成其雲雨。

原來這魏二雖油嘴油臉，從不知此味的。桃花是經過狂風驟雨的，兩個準準狂了一夜，直至五更，方鼾睡去了。

那陶氏和衣睡了一覺。五更頭，他即起身，打掃家裏，喚長工顧拐子田裏收拾。祇不見魏奉溪起身，陶氏忙去叫他道：「人都下田，像死狗睡了一夜，還不起身。二郎是新做親貪睡，你為甚不走起來。」叫了幾次，則不見則聲。那陶氏道：「奇怪。」又去推他兩推，動也不動，即忙去摸他一摸，祇見冷氣直沖，身體直直的硬了。正是：

昨日紅鸞，今朝白虎。

一天喜事，變成愁苦。

嚇得陶氏號啕大哭起來，道：「好端端，為甚死了？」那魏大夫夫妻兩個聽見，嚇得一跳，亂嚷亂哭道：「昨夜先睡，我祇道他醉了，誰知他身子不快，如今怎麼處？為第二個使空了銀子，棺木那裏來，快叫他來商量。」陶氏帶哭叫道：「二郎快起來，爺死了，你祇顧睡。」

魏二狂了一夜，正睡得濃，那裏聽得。陶氏打著門道：「莫不也死了，為何這樣好困。」魏二夢裏嚷道：「你為甚如此叫命。」陶氏道：「你爺為你這天殺的，使費著急，又勞碌，多喫了急酒，死了。你還要自由自在！」魏二聽得說父親死了，嚀一跳，摸著頭道：「為甚死了。」祇得起身。陶氏哭道：「剛討得媳婦進門，就無病急死，莫不媳婦的腳氣不好。」那桃花在房裏聽得，接口道：「既是腳氣不好，為甚你們討我？好笑。」口裏嚷嚷道：「不說你自己老騷，看他兒子做親，動了與一與老公對過，不顧四體，」

死了到來埋怨我。如今趁好撇開，我受不得這些不像人，不像鬼的腌臢氣。」

那陶氏，原是極善淑的，偶然氣苦中，說了這句，縮口不迭。那魏二見說撇開二字慌了，就道：「休放閑屁，爺沒命死了，與媳婦甚麼相權干？」魏大道：「不要淘閑氣，如今棺木那裏銀子來買。」魏二道：「跟非前村許家莊上，何敬山處，借幾兩印錢，來買棺入了殮再處。」魏大道：「我同你去合借罷，後日合還，省力些。」魏二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如今就去。」

兩個走到許家莊上，祇見何敬山，正在家裏收銀子算帳。魏大向前道：「何阿叔兩日忙得緊。」何敬山抬頭一看，道：「魏二老，恭喜了，為甚有工夫走到這裏來？」魏二道：「何阿叔，說也不肯信，有這樣怪事。」何敬山笑道：「有甚怪事？莫是新娘子，討了個石女麼？」魏二道：「不是，我昨夜做了親，今早好端端父親死了，你看奇也不奇。」何敬山喫驚道：「昨日我遇見他，在城裏請和合紙，這真正奇。如今你們弟兄來甚麼？」魏大道：「其實要與何阿叔，借幾兩印錢，買個棺木，我弟兄兩個合借罷，後來同還。」

那何敬山是慣放印錢的，便道：「要幾兩？」魏大道：「借得四兩，便寬轉些。」何敬山道：「今日不能這許多，若要足這數，今日先拿二兩五錢去，買起棺木來，後日找一兩五錢。」魏二道：「承阿叔應我之急，任憑阿叔罷了。」兄弟兩個寫了借約，言定十個月，連本利清還。當下秤了銀子，何敬山又除了叩頭。他兩個袖了銀子回來，就買棺木，將父親入了殮。是日男男女女，號啕哭了一場，各自安息。

至次日清晨，魏大對魏二道：「我們到何敬山處，找了兩半頭來，大家分了。我明日要另租幾畝田，到別處去了。屋這邊幾畝，你如今有了妻室，你自種罷。何敬山的印錢，各人多種幾畝田，抵當得這一主。娘住在你身邊，我自支持盤纏來，來合養她。」陶氏聽見，垂下淚來道：「我如今沒了你的爺，我喫素修行了。大媳婦既要別處去，二媳婦又利害，我老人家自己過活。你弟兄兩個貼我些柴米，先與我請一軸觀音菩薩來，朝夕禮拜，在家出家的意思。」那桃花就口裏嚶道：「不要做張做勢，有粥喫粥，有飯喫飯，嚶甚麼素，修甚麼行。」魏大道：「二娘子，老人家隨他心上罷了，不要去管他。」桃花道：「我怎麼管他？他說我利害，不知喫了多少人，正該請尊佛來，咒殺我這腳氣不好的。」魏大道：「二娘子，如今大家不要計論了。」那魏大竟去租了十畝田，約懸仁善村十四五里。又租了三間草房，搬去不題。

卻說魏二，見阿哥去了，竟與桃花困晏朝，買魚買肉受用作樂。不幾日，手中空了。桃花道：「我是城裏出身，田是不種的。你莫若挑條擔，日日進城去做些生意，日日見錢不好，倒去翻這泥塊。」魏二道：「娘子說得是，我如今挑條魚擔罷。」兩個商議定了，寫一張退田契，退了田，竟行魚來賣。賣了數日，果然日日賺得幾分。

忽一日，魏二早起行魚去了。那何敬山因是還利日上了，不見他送來，拿了一本帳，走到後村。來到魏家道：「有人麼？」祇見屋裏走出一人來，乃是魏二的老婆。方梳了頭，頭上帶了頂孝髻兒，身上穿一領白布衫，玄色綢背搭，攔攔的醬色汗巾，當胸束了。白絹裙褶，齊齊著起，露出了一雙半小不大的腳兒，穿著玄色的小靴頭鞋子。漂白膝褲，上玄色闊線帶，拖在一邊。一雙俏眼兒，往外一睜，就道：「可是何阿叔麼？」何敬山見了，連忙深深唱個肥喏道：「正是。」隨接口問道：「娘子可是魏二阿弟的夫人麼？」那桃花笑一笑道：「正是。」何敬山道：「昨日因不見他拿銀子來，今日走過，帶便來問聲。」那桃花道：「因兩日生意艱難些，所以不曾送得來，反復勞何阿叔拖步。請寬坐坐，喫了茶去。」忙去把一條凳出來道：「請坐。」口裏說，眼裏看那何敬山，頭上帶一頂京騷玄緞帽，身上穿一領黑油綠綢直身，拖出了蜜綾綢綿襖，綿綢衫子襯裏，腳上漂白綿襪，玄色遼鞋，白面，三牙須，甚是齊整。肚裏轉道：「不道鄉間，原有這樣俊俏的人兒。」

於是滿面堆下笑來，把眼兒祇顧睨他，那敬山本是許家幸童出身，又是口婦人的班頭，竟來挨肩擦背。不道那陶氏，正在觀音前拜佛，拜完即忙出來道：「二娘子你進去，我去陪何阿叔說話。」那婦人祇得進去了。何敬山就起身道：「老親娘，魏二舍回來，千萬說聲，我還要出去，轉來再會他罷。」

於是佯佯的去了。他就一路胡思亂想道：「這雌兒竟生得齊整，好塊羊肉，落在狗口裏。我看他將我不住的睨。甚有我的意思，且慢慢括他，不怕他不上我的鉤。」一步步歸去，不題。

卻說那婦人心裏道：「這個人，我一定要結識他，可惜正要引他，親近一親近，怎奈老賊婆出來打斷了。雖然不怕他，也祇覺礙眼不便，可恨，可恨！」

正是氣沖沖的坐著，祇見魏二買了斤肉歸來，道：「娘把來燒燒，我們喫夜飯。」陶氏道：「今日何敬山來要印錢。」魏二道：「有在腰裏，我明早送去。」那婦人就接口道：「有了銀子，他自然會來拿的，你送去，可不又擔攔一朝的生意。」魏二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明日放在家裏，等他來拿罷。」

陶氏將肉括淨了，放在鑊裏，不見媳婦來燒，祇得自己去替他燒。魏二與桃花在房裏，作樂了一回，待燒熟了，那婦人竟盛在房裏去了。燙了酒，大啖，也不來問婆婆喫夜飯也不。兩個喫完了，竟去睡了。魏二極力奉承，誰知那婦人，一心掛在何敬山身上，當夜不題。

明早，魏二起來道：「娘子，我去行魚了。印錢二錢五分足紋，放在你處，若何敬山來，叫婆婆遞與他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多說二三錢銀子，見了鬼，要你娘遞，難道我老娘，從不曾見這東西，託不得的。」魏二陪了笑道：「我恐怕你後生家，不便見他，故此我這等說。」婦人道：「羞也不羞，開了大門就是房，說你看，便見不便見。」說得魏二頓口無言，道：「我去了。」

魏二纔出門，那婦略睡了一回。扒起來梳洗打扮了，便待何敬山來。誰知那陶氏，見兒子出去，起來開了門，燒了麵湯，又炆熟了飯，蓋住鑊裏。自己去觀音前點了香，拜了佛，隨即坐在門口績麻。

那婦人走出來，見他坐在門口，好生不然。陶氏道：「二娘子，我等你同喫朝飯。」那婦人把眼一瞅道：「我不要喫，你自先喫。」陶氏祇得去灶前，自己坐了喫飯。

那婦人走在場上，不住的遠望。望不多時，果然遠遠見何敬山，從前村樹林邊來。那婦人見了，心裏轉道：「他來了，祇是這老獸物在面前，怎麼處？」心生一計，見場上的雞，就扯一隻來藏在柴堆裏，口裏浪道：「單喫糧，不管事，場上的雞不見了，多因走在後門墳墩裏去了，也不去尋一尋。那砍頭的歸來，不見了雞，祇道我在家裏不當心。」陶氏聽得不見了雞，慌忙走到後門來尋，毫不見個影兒，祇得一步步到墳裏去，細細裏尋。

那何敬山遠遠道：「二娘子，在場上要子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雞不見了，在這裏尋雞。」何敬山道：「家雞祇在家裏。」婦人帶著笑答道：「家雞團團戰，那曉得野雞，要著天飛。」那何敬山，見婦人說話有些蹊蹺，便笑笑道：「若是野雞，一定去尋野食喫。」

了。」那婦人把眼一瞅道：「眼前食喫不夠，家雞也要尋野食喫哩。」何敬山聽得他言語，句句賣春，便近身來，低了道：「我來與魏二舍討銀子，他在家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不在家，銀子在我處。」何敬山又道：「婆婆怎麼不見？」婦人道：「我使他墳裏尋雞去了。」敬山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同你屋裏秤銀子去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隨我來。」

祇見婦人，領了何敬山進門，便笑一笑，對敬山道：「銀子我放在那枕頭邊，待我去拿來。」敬山見屋裏無人，便笑著道：「我同你到房裏秤何如？」婦人道：「恐怕人來，你關著門。」那何敬山，見叫他關門，便大著膽兒，竟把婦人一拊，手舞足踏起來。那婦人毫無拒意，也迎了何敬山的願，親一個嘴道：「我一見你，直想到如今。」敬山道：「我也見你，想得魂不附體。」兩人竟在床上雲雨起來。

難道正高興之時，那陶氏口裏呼雞，後門進來道：「天殺的，罰我老人家，那一處不尋得到，不知躲在何處，並不見個影兒。」何敬山在床上聽見，慌了道：「你婆婆歸來了，如今怎麼處？」女人道：「不要忙，待我打發他去。」口裏嚷道：「我也尋了半日，尋得頭暈起來，睡在這裏。你如今再到柴堆裏，細細尋尋，若遲了，恐怕雞被偷了去。」那婆子，果然又開了前門，往場上柴堆邊尋。婦人對敬山道：「你如今快從後門出去罷，銀子你明日來拿。」敬山慌忙向後門一溜煙去了。

卻說那老婆婆，尋著了雞，歸來道：「二娘子，你猜我在那裏尋著的？那隻雞自己鑽在柴裏。」那桃花因驚去了漢子，在床上恨恨聲，也不應他。陶氏把雞罩了，又去唸佛。

那婆娘肚裏思量道：「怎得這老厭物死了，我方遂意。」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，祇聽得老鼠在床下數錢。他口裏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道猶未了，魏二忽走進房來道：「怎麼睡在此？何敬山可曾來拿銀子去。」婦人道：「不曾來，我不見了雞，尋倦了，暫困片時。」魏二道：「今日剩得一活魚在此，起來煮一煮，喫喫麼。」叫道：「娘可拿去刷一刷。」

於是陶氏，將魚去刷淨了，下鍋煮熟了，分與媳婦喫。那婦人一頭喫，一頭道：「桑中老鼠多得緊，你明日千萬買些老鼠藥回來。」魏二道：「老鼠藥是沒用的，藥不死老鼠的，莫若你明日去墳墩裏，舊紗方棺木砒霜最利害，放在飯裏，不要說個老鼠，就是人喫了，就要嗚呼的。」桃花聽了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兩個喫完了，上床去睡。明早魏二起來，依舊行魚去了。

卻說何敬山，逃了歸去，一夜睡不著，一心想著那婦人。清早又搖搖擺擺走來。桃花正在房裏梳頭，陶氏看見他來了，忙叫道：「二娘子，何阿叔來討銀子了。」婦人應道：「怎麼這樣早。」那婦人聽得婆婆看見他來，甚不快意。

何敬山假意道：「魏二弟在家麼？」陶氏道：「賣魚去了，銀子放在二娘子處。」桃花祇得走出門外，叫婦人道：「進士子一個。」敬山故載狀元落花，何口人，叫婦人道：「你是人悟了，怎麼處。」那婦人會意，走去了。羅的衣帶在行捏去了，婆婆可到婆村去，行人把手用婆婆題，使陶氏去了。

不子那敬山，忙勾著婦人，把一個你道：「我雖明日，又曾豈來也，你婆婆打失了，我一夜間不若堯走，逆你去了，我也甚祇快這。我兄今想一個這裏，在於叫明日午間來，思打重興快流，且彼本建快活公事，你史小姐怎麼得這寺遂意。」婦人道：「你莫管，我自有處，明日千萬來。」說鼻子是，又做了幾個品字，那急忙借了戥子回家。敬山拿戥子行行道：「還輕些，二舍回家對他說聲。」敬山竟去了。

婦人見去了，口裏哼哼的道：「娘子，弟兄兩個合借的，讓我們先還，做大兒子的，少鼻子大彼倩的，安坐在家受用。我們整日上門上戶的受累，你的娘的也忒欺心，單會喫二媳婦。大小婦是小娘出來，你喫不得一碗半碗的，把婆婆聒絮個不了。」陶氏不開口。那婦人見婆婆不開口，又道：「明日走去，對大兒子說，如今利錢你該湊去，鐘不打不鳴，人不說不知。」陶氏祇得應道：「我去說便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明日早些去，喫他一兩頓，也不為罪過，難道單養一個兒子的。若等朝飯不及，我做兩個餅，路上當點心就是。」於是暗將砒霜放在餅裏。

那婆婆，果然明日清晨起來，拜了觀音，點了香，即便對媳婦道：「我去了就來。」魏二自行魚去了。婦人慌忙起來，將餅與婆婆袖了，又道：「半路上肚飢就喫。」陶氏一徑望大兒子家走。

原來這魏大家，去仁善村有十三四里路，陶氏走得不耐煩，望見一個林子裏，見一塊長石頭橫著，他就坐著。口裏道：「觀世音菩薩，這些路就走不動了。」肚裏轉道：「我且將餅喫了，再走。」袖中摸出來一看，祇見又冷又硬，如石塊一般。陶氏又道：「觀音菩薩，我老人家怎喫得這個餅。」自言自語的說猶未了，抬起頭來，祇見一個道姑立在面前。那道姑怎麼樣的？

頭上戴著古色幅巾，身上穿著褐色的道服。腰間束著黃色絲條，耳邊垂著銀絲細墜。臂上掛著菩提數珠，腳上穿著僧鞋僧襪。縱然不是靈山治世尊，也必定是救命主菩薩。

話說那道姑，手中攜了一隻籃，籃裏放著一件背搭兜。向陶氏作個問訊道：「女菩薩，借坐一坐。」陶氏回禮道：「我也是過路的，同坐何妨。」那道姑口裏唸聲：「觀世音菩薩，老了，沒用了。今早要緊到施主人家去，空心出門的，走了三十里多路，肚裏又飢，腿裏又酸。」陶氏便道：「我走得五六里，就倦起來，莫說三十里，我點心也帶些在此，祇是冷硬難喫。」道姑道：「我餓極了，就是冷硬的，我情願將這背搭換來免飢，不知女菩薩看慈悲否？」陶氏道：「若是喫得，我就捨與你喫，怎麼要換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在袖裏摸出兩個餅來，遞與道姑。道姑道：「我生平不肯白喫人的東西。」就在籃裏，將這背搭送與陶氏，陶氏那裏肯要他的。道姑道：「女菩薩，你若不拿我的，我寧餓死不喫你的餅。」陶氏見他推得真切，又見背搭是絨的，心上道：「我拿回去與媳婦穿，也可討他歡心。」轉轉念頭道：「我還有兩個餅，一總與你喫罷，背搭權留我處。」那道姑見陶氏收了背搭，方肯將餅來喫。不喫猶可，一喫喫了，祇見道姑大喊一聲，往後便倒，七竅中鮮血迸流，嚇得陶氏面如土色。口中唸：「救苦觀音，為甚這道姑將餅子喫了，就死了，想是又冷又硬，咽壞了咽喉？雖然如此，我又不能救他。趁此無人看見，我祇得走去罷，省得人來看見，惹是招非。」心上擔了一肚皮驚惶，回身便走。話分兩頭。

卻說那桃花，專等婆婆出了門，便去梳好了頭，望何敬山來作樂。敬山因滿口約定了，急忙忙早起出門。不道走得數步，祇見一個人挑了擔，撞著何敬山，便道：「何阿叔，清早那裏去？」敬山一看，乃是慣賣犬肉的狗王二，何敬山道：「王二挑的是戌物麼？」王二道：「我特特留一大塊腰窩送來。」敬山轉身道：「既如此，你隨我來。」

於是轉身又到家裏道：「通折倒與我罷。」王二見說，即將桶蓋開了，拿出來。敬山道：「為何都是精的。」王二道：「不瞞何阿叔說，昨晚正打一隻肥狗，遇著一個老嫗，要我的狗皮與兒子做暖帽，肯出三錢銀子，所以剝了皮去，純是精肉了。」何敬山也稱三錢銀子，與了他，王二去了。燙熱一壺酒，空心喫了，又醉又飽，乘酒興竟到魏家來。

祇見那婦人，望著了何敬山，如獲珍寶一般，滿臉堆著笑容道：「真正不失信的冤家。」即攜手進門，隨將門關了。何敬山大

又動，狗肉性又發，酒興又作，託在床上，脫下褲子，豎起兩股就幹。那婦人迎著，似渴龍見水，兩個滾作一團。這一場好殺，怎見得：

一個是偷漢子的都頭，一個是撩婦人的宿積。一個恣意的不休，一個盡情的出力。一個是捨了緣磚拋黃金，一個是撇了家雞偷野食。一個在柴倉窩裏趁風流，一個在糞掃堆邊矜出色。

說話兩人，正在高興之際，忽聽得外面有人扣門。何敬山慌忙道：「你婆婆回來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他要回來，今生不能夠了。」說猶未了，祇見門外叫道：「二娘子，開了門。」敬山道：「這個不是你婆婆的聲音？」那婦人聽見，喫一驚道：「怎麼回來得，有如此奇怪，莫不是他的魂靈麼？」

於是祇得起身來，遂叫何敬山從後門去了。然後開了門，祇見陶氏手拿背搭道：「我走倦了，快取條凳子來坐坐。」氣急急自言自語：「老來沒用，喫力得緊。」那婦人即拿凳子，與陶氏坐，隨手即拈此背搭，看看道：「在那裏來的？」陶氏一一從頭說知道：「今早出門，一徑望大兒家走，走到五六里不耐煩，望見一個林子裏，橫著一塊長石頭，我就坐著。不多時忽見一個道姑，立在面前，打一個問訊，同坐在石上道：『我今早空心出門，走到如今肚餓極了。』我道：『有點心在此，祇是冷硬難喫。』他將籃裏背搭，來換我點心喫，我不肯要他的，他道：『你若不拿我背搭，我不喫你的餅。』我見此背搭是絨的，你著倒也對身，於是與他拿了。不道他將餅去喫了，想是他肚又餓，餅又硬又冷，一喫喫了，登時大喊一聲，撲地跌倒，手腳也直直死了。慌忙起來，走也走不動，祇得帶跌跑到這，大兒家不去了。」

那婦人聽見喫一驚，即將陶氏拿回的絨背搭，欣然穿在身上，相了又相，昏亂起來，不識人事。陶氏見媳婦兩眼定了，神色如狂，走向觀音佛前，口便哼哼道：「是我心最毒，祇為貪淫好色，欲藥死婆婆，與何敬山結永遠私好，不想做這樣事，天怒神殛，獨犯了菩薩。」說完這幾句，身子祇顧向佛臺下鑽進去，口再不語了，祇管將舌頭伸出來舔鼻子。那陶氏聽他說，見他這模樣，嚇呆了。忙去扶他，祇見媳婦在臺底下蹲著足，搖著頭，抖著身子，口不噴聲。仔細看來，宛然變了一隻肉色狗。正是：

獸心人面，相由心變。兩眼拋斜，四腳出現。

嘴長耳聳，牙尖頸短。舌長三寸，尾呈一股。

話說陶氏，聽他媳婦自稱淫惡，見他變相，更是詫異。對著觀音那個神位，蟠旋地下。於是傳聞了，鄰舍村坊，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的，都來看這個婦人變狗。有的道：「這是忤逆樣子。」有的道：「這是偷漢的下場。」

正在喧鬧之際，祇見魏二挑著擔回來。見家中擠滿了人，先喫一嚇。及到家中，陶氏對兒子細說一番，又見妻子變了狗，不覺垂淚起來。那隻狗見魏二，便搖頭灑耳，攢住魏二，鼻子祇管叫。魏二歎道：「你也是自作自受，我不道你起這樣歹心，既背我偷漢，又去藥死婆婆，天不容，地不載，怎的不做狗？如今養在家裏，看者如市，也不像樣，不如送他到放生庵裏去，再唸些經來超度他。」於是送他庵裏不題。

卻說何敬山，自後門逃歸，正冒了風寒，染陰症在家。外邊又紛紛傳說新聞道：「魏家媳婦變了狗。」聽見一嚇，又變了夾驚傷寒，三四日一病而亡了。

那何敬山，原是城中許鄉宦家管莊的。許家知他死了，即著人喚他妻子常氏進去，問他帳目。常氏年紀止廿五六歲，為人倒也伶俐，將帳目一一交付清楚。但因何敬山，最好包婆娘，所以缺少了一百餘兩本錢。常氏不待家主開口，即將自己首飾家火連夜變賣，清完零星。欠在人頭的，留著自己慢慢的將他填空。家主盤清了帳目，另撥家人管了莊。常氏連忙化了棺木，自己尋間屋兒搬了。

自此光陰如箭，不覺又是年餘。常氏獨自守寡，雖則一口，甚覺煩難，思量著道：「前村魏家弟兄，還欠我們四兩銀子，舊帳利錢，雖有些本錢，一毫未還，我去討來，也可過得半年六個月。於是鎖了門，望魏家來。

那魏二自妻子變了狗，送在放生庵裏，不多時死了埋了。他自後與母親陶氏同住，甚是孝順，隨母親念佛喫素，依舊賣魚，甚有生意。

是日，正同母親喫飯，祇見一個半中年婦人，帶一身孝進門，道：「這裏是魏家麼？」陶氏道：「正是。」常氏道：「何敬山是我丈夫，前日你們借四兩銀子，利錢又年餘沒有了，我因丈夫故世，所以不曾來討得。今日欲與你算算，連本利還我罷。」魏二道：「銀是有的，祇是如今來不及，祇好先還些利錢。」常氏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如今孤身，專靠此項，作紡績的本錢。那一宗銀子，原是你與哥子合借的，你一時沒有，聞得你哥子，近來甚有生意，就央你與我討一討。」魏二道：「我去就是，何阿孀，你寬坐坐，娘你去燒燒茶。」

魏二出了門，陶氏去燒茶。常氏道：「不必起動你。」陶氏道：「家裏沒人，這樣不便。」常氏道：「媽媽，我正要問你，怎麼你家二娘子，有這樣奇事。」陶氏道：「正是，不道他起這樣淫惡的念頭，佛菩薩也不容他，老身性命，幾乎被他害了。」常氏歎口氣，肚裏暗轉道：「我家丈夫也送在他手裏。」陶氏道：「叔若在，今年幾歲了？」常氏道：「長我二年，今年二十八歲了。」常氏道：「二娘子幾歲？」陶氏道：「二十一歲，二郎長他三年。自古道『無婦不成家。』我又老了，過幾時，也要尋個對頭，完他終身之事。」常氏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陶氏道：「何阿孀有兒子麼？」常氏道：「沒有」陶氏道：「如此也難守。」常氏道：「且過十年五年再處。」

正在話間，魏二歸來了，道：「阿哥的一半有了，本錢貳兩，利錢五錢，還有五分，隔兩三日就送來，要將原契收一筆在上面。」常氏道：「祇是我識字，煩二舍寫，我寫個十字罷。」於是寫了，常氏作謝回去不題。

卻說陶氏收拾夜飯喫了，又到觀音前點了香，上了床，不覺睡去。夢見前日林子裏的道姑，走來對陶氏道：「我有一偈付你，記著，記著。」唸道：

得妻失妻，失妻得妻。

爾得我妻，我得爾妻。

一點一滴，勿得差違。

陶氏亂叫道：「女菩薩，我正要謝你。」那道姑把他一推去了。魏二聽得娘在那裏魔，叫道：「娘醒醒。」覺轉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陶氏道：「奇怪。」因述夢中之語，與兒子聽，便說：「何阿孀我去問他，年紀正好，又無男女，又齊整，又老實，又不像貪喫懶做的，你得這樣一個為妻，也不枉了菩薩脫夢，莫不是姻緣。」魏二道：「我也不想天鵝肉喫，他自是大家受用過的，我們那裏容得他？不如還了銀子撒開。」

隔了兩日，魏二果然湊足本利，自己去到何家。祇見常氏坐在門前紡紗，魏二道：「何阿嬌，銀子在此。」常氏見送銀子來，便道：「二舍，你這樣至誠，難得難得，裏邊請坐。」就把戥子來秤一秤，一厘也不輕。即走房裏，去尋借契出來，道：「借契還了你，但你哥子還有五錢，一發勞你說聲，送還了我，省得我穿了孝，又到你家來不穩便。」魏二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出門道：「我去了。」

祇見一個人走來，劈面撞見，便道：「魏二舍，你在何家做甚麼？」魏二道：「我有句話兒會何阿嬌。」那人笑笑道：「何不再坐一坐去。」魏二道：「我沒工夫。」魏二去了。

那人即來，靠在何家矮牆上，叫聲：「何阿嬌，魏二來甚麼？」常氏道：「他來還我些舊帳頭。」那人道：「如何何阿嬌手頭肥泛了。」常氏道：「二三兩銀子，幹得甚麼正經？」

看官，你道那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慣賣戥物的狗王二。他是個破落戶，賣完了戥肉，時常在村裏閑蕩，做些不三不四的事。不合常氏露了二三兩這一句話，也就動了念頭，因接口道：「你一個人又沒使個，也夠個把月用了。」常氏見他歪纏，不應他。王二見他不睬，回身一頭走，口裏一頭唱唱去了。他唱這山歌道：

好日去仔思日來，那料介眉頭鎖仔哩。弗開懷，冷落仔介個眼前快活。弗快活，再去迢鄉隔縣介娶侈侈。

那王二口裏唱，心裏想道：「魏二這廝，借還銀子為由，想他要搭上那婆娘。那婆娘竟有些意思，我不如先下手為強，今夜樂得先去上一工，他孤身一個在此，不怕他不從。從了時，這銀子一定是我的了。」算計已定。

到夜來，約有二更天氣，月明如晝。他就捏手捏腳的，走到何家門首來。見四面無人，竟去掘他的門。那常氏因單丁獨一，到晚來就閉了門睡了。到二更時分，已睡醒了，聽得門響，常氏便咳嗽一聲道：「甚麼響？」那王二竟不睬他，祇顧將門掘。那門壓拉聲，常氏慌了，忙起身，穿了衣服去縫裏張，月光之下，認得王二的模樣，肚裏道：「不好了，日裏不合說了銀子也，見財起意了，如今怎麼處？」常氏祇得輕輕將根本頂住了門，自己靠著。

不道王二，掘不開門，便將矮闌來搖，又將指頭撥開管門兒。常氏急了，將手四面一摸，並沒有東西，止摸得個研醬的槌兒在手。常氏就躲在闌邊，祇見王二兩三撥，撥開了管門，上邊弔闌開了。那王二大著膽，先將右腳跨進，常氏急了，不顧命的，一把扯住他的腳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祇顧將研醬槌盡力就打，像敲木魚的一般，口裏嚷道：「我孤身有甚麼東西在家，你來掘我的門？」那王二左腳在外，右腳被他扯牢，進又不能，縮又不得，登時腳骨子，像發酵了的饅頭，紅腫起來。又不敢噴聲，疼不過，口裏嚷道：「饒我狗命罷。」常氏直打個氣喘，將他腳往外一推，忙將闌兒門好。王二往外一跌，跌得頭暈眼花，口裏恨恨的道：「不要慌。」忍著痛，一步步顛了去。

常氏坐到天明，村中有兩個近鄰，走過來道：「何阿嬌，你怎麼起得恁早？」常氏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，兩人道：「果然孤身難住。」常氏自去燒飯喫，一頭垂淚道：「沒男沒女，喫這苦虧。倘然這天殺的腳好了又來，那時就要被他害了。我如今說不得，不是我沒廉恥，守寡這樣難的，祇得尋個對頭去罷了。」

想了一回，飯熟了，正盛飯喫，祇見門前顧拐子來道：「何阿嬌喫飯了。」常氏道：「正是，往那裏來？」顧拐子道：「魏大舍寄五錢銀子，央我還你。昨日因二舍說了湊來的。」常氏道：「你們二舍這樣至誠。」顧拐子道：「如此比前，大不相同了，侍娘又孝順，做人又老成，賣魚又賺錢，依舊種租田，顧我相幫種，人口又少，甚是好過日子。昨日他娘勸他道：「無婦不成家，還是娶一個的是。」二舍說：「冬間再處。」常氏道：「他後生家，自然要討的。」拐子道：「我聽他常說：人不論頭婚二婚，祇要會作家，不忤逆就罷了。」那拐子說得高興，嘻著臉道：「我有句取笑的話，何阿嬌，你又沒男沒女，料想節婦牌坊，掄不到你，不如以近就近，嫁了他罷。他人物又不甚粗蠢，又後生，又勤儉，做人又和氣，婆又好，你知我見，你道何如？」常氏歎口氣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已前指望，守十年八年再處，不道近日被人公然欺負，我孤身，我如今一個也難住，祇得要做這沒廉恥的事了。若是魏二舍，祇怕他嫌我年紀大些。」顧拐子道：「你今年紀幾十歲？」常氏道：「二十六歲。」拐子笑笑道：「常言道：『妻大二，米鋪地。』絕妙的了，待我做，著不著去說說看。」立起身就走。常氏收了銀子，見顧拐子走，叫一聲：「老顧，你既是這等說，好歹就來回復我一聲。」拐子應道：「自然。」

一路走，走不上一里路。祇聽得一間草屋裏，有叫喊痛楚之聲。拐子道：「這是狗王二家裏。」因他門首過，叫一聲：「王二舍，為甚的叫喊？」那王二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腳上生了個腫毒，兩日腐爛，熬不得這樣痛。」問拐子道：「你那裏來？」拐子道：「還了何嬌帳頭，在此走過。」這婦人，兩日你們魏二舍，在這裏搭他。」拐子口中不說，心裏道：「可知那婦人，我說了，欣然就允嫁他，如此我今去說，正打在拳窠裏去了。」

於是回頭答他，即抽身就走。走到魏家來，對陶氏說其備細，又將狗王二如此說，陶氏笑笑道：「既如此，二郎瞞在我面前，假撇清，如今不要管，我要他成一樁事就是。」

正說間，祇見魏二回來，見了顧拐子道：「你田裏不去做，坐在此甚麼？」拐子笑道：「你喜事到了，我特與你作媒。」魏二道：「是那家？」拐子道：「我不對你說，問大娘便是。」陶氏道：「二郎，那何阿嬌，因人欺負他，急要嫁人，顧拐子說了你，竟有肯的意思，你不要錯過了，況菩薩脫夢，如今應驗，也不可不知。」魏二道：「好是好的，那裏來銀子用？」陶氏道：「待拐子去說，既做夫妻，兩省些就是了。」拐子道：「祇要花紅重些，我自會說，包你省就是。」魏二道：「你索性說一決裂，要朝晨種樹，晚間乘涼的。」果然，拐子明早，徑走去對常氏說道：「魏大娘與二舍聽我說了，俱各歡喜，祇恐何阿嬌，嫌我家寒，討他不起。」常氏道：「我又不要他一厘財禮，祇要送盤茶棗來，我就悄悄過去了。羞答答，轉嫁人，甚麼好事，費費揚揚。」顧拐子得了這句，即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定了明日是吉，自然送盤來，晚間就悄悄過門罷。」常氏道：「說定了，先叫兩個人來，祇免我搬場，先扛了箱籠家什去。」拐子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急忙忙來回復了魏二。魏二即央兩個鄉間人，去扛家伙會物。不料常氏竟有一二百金私蓄，魏二快活不過。忙去場上，捉了兩隻雞，買了大腿肉，並茶棗之類，一色端正。陶氏又將銀寶簪、銀千記、紅棉襖、天藍綢襖、月白綢襖，放在盤裏送去。常氏收了。

到晚間，常氏祇說往親戚人家去的光景，悄悄竟走到魏家來。祇見魏家，供了和合天地紙，魏二穿了新青布直身、新帽子、新鞋襪，同拜天地和合，又拜了觀音四拜，然後拜了母親，就進房坐一床，喫杯合歡酒。走出房來，就邀近鄰與顧拐子，同喫喜酒，又央人，去接魏大夫婦來。是夜好不熱鬧，準準亂了一個更次，然後兩人進房同睡，各聚己懷：

一個道，我的夫被你妻佔；一個道，我的妻被你夫偷。一個道，我如今將身賠了你的妻，你這好不好？一個道，我如今將身

還了你的夫，你可休不休。他兩個死去的姻緣，猶如膠漆；我兩人現前的匹配，豈不風流。

於是兩人，歡然睡了一夜。明日起來，魏二又備了酒，請眾親友。

自此之後，魏二竟從容起來，常氏又連生二子，又隨婆婆喫了長齋，買檀香，塑了一尊觀音菩薩，朝夕禮拜。陶氏壽至九十六歲，無病而終。魏二、常氏勤儉作家，後俱做了財主。可見淫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。正是：

我不淫人婦，人不淫我妻；

一報還一報，點滴不差遺。

[返回 >>](#) [風流悟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